

## 海如此广阔，孤独也如此广阔

周慧

这是一个好冬日的好傍晚，出村口，任脚随行，去它想去的地方。久不下雨，左侧溪水奔流声细若不闻，凌身趴在岩石旁看，已成浅潭，潭底枯叶草茎分明可见，以前见过鱼，见过螃蟹，今天什么都没见到。右侧是矮山，一棵几十年的榕树，榕树旁一块大裸石，以前石下会摆有简易的神龛，偶有香烛。

脚还是往路左边去，那里顺溪，有枝繁叶茂的人行道。长长的缓坡往下，微弯，就到了桥头，要么右拐往绿道，在山腰上远眺落日与海，要么过桥往墓园下到海边，从海面上看落日。不想，随脚走，过桥。

拐两个弯，一个上坡，慢慢走，墓园门慢慢显现。门总是开着，第一次到的人肯定以为是远处的雾蓝色块是天空，后来才会发现是与天空接壤的海。天总是比海的颜色浅一些，不管天空是灰是蓝还是黑夜，海的颜色总要更深。我偶尔会带朋友来这里，上坡，看到海，再走几步，看到山从脚下一直往海里倾斜，他们会先赞叹，再拿出手机拍。

有时，我会带朋友穿墓园，脚旁有栀子，一人多高的是墨绿的松柏，木

海突然出现在眼前时，仍有巨大的喜悦。一种实实在在的喜悦溢满胸间，一切都开阔起来——一面巨大的海，海湾对面层叠的远山，出海口的辽阔，巨大货轮缓缓行进。

天上有飞机经过，带着长长的白色尾巴，像给纯净无云的蓝天涂上一笔厚厚的白色油彩。灯塔，我在心里喊。某天上午，我开车和友人在机场附近走，天气阴沉，只见车窗前方的半空有个东西，像飞机又像灯。我说，你看飞机。友人看了

## 车厢闲话

赵威

出门比较早，早高峰的地铁还没到拥挤峰值。

左边靠近门口的两个女人谈论着出差新西兰如何避开领导、疯狂购物，这个话题不怎么有吸引力，我的耳机音量一直保持着。右边一位穿着羽绒服的男人，与换乘站上来的同事开启了聊天模式，“连续加班改的汇报材料，昨晚跟公司领导汇报，唉，我都无力吐槽。”刚上车的年轻男人先开了口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满。这倒是有点吸引我的注意，我调低了耳机音乐音量。

羽绒服男挑眉问：“咋了？”“别提了！”年轻男人开始了碎碎念，“我找领导汇报前把前因后果捋得明明白白，还准备了两个解决建议。结果领导头都没抬，直接打断我，说自己忙着呢，让我们自己商量。我心说要是能自己做主，还找你请示什么！最后，领导噼里啪啦发泄一顿，说了仨字‘不同意’。”我心说，世界大同不是虚的。毕竟，我最近也在琢磨一个事儿：职场里的中层，到底该是个什么角色？

羽绒服男接过话茬：“前两天，我们部门有个同事跨部门对接工作出了点分歧，找双方直属领导协调。

对方领导连话都不让说完，上来就劈头盖脸上纲上线。”车厢轻微晃动了一下，两人下意识稳住身体。年轻男人皱着眉说：“这些人就只能听好听的，完全容不下问题，更别说解决问题了，现在正常的请示汇报都成了打扰。”两人沉默了片刻，羽绒服男冒出一句：“现在不少领导把‘职位高、责任大’干成了‘职位高、脾气大’，看似彰显了权威，其实是在逃避责任。”

地铁即将到站，我想起苏格拉底说过：“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。”我也宁可做个一无所知的人，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，不想做个“智慧满盈”的儒士。

## 时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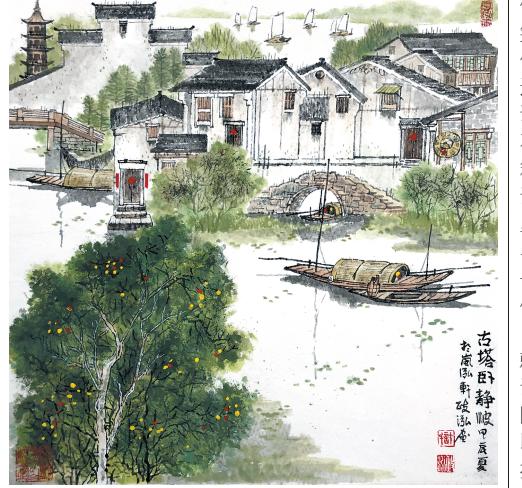
棉树长在山的下方。我这样走着能看到它的树顶，而右侧还有更高处，有台阶上去。我从没爬上去，觉得这中间山腰路的风景够好，开阔又有错落感。再往里走，约十来分钟，会有一条笔直微微上坡的路，像是通往半空，因为路的尽头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天空。

慢慢走，每靠近路的尽头一步，感觉天空就下降一些。留意的话，会有那么一瞬，眼前出现一抹蓝色，有经验之后大约知道这是海，不过，这里落差更大，也就是惊喜更大。我已走过不下几百次，各种天气，甚至有几次是夜晚，每一次

我拿起手机对着“灯塔”拍了两张相片，拍完后将手机塞回口袋。在心里，我已经把这两张相片发给他看，并完成一组对话。我说你看这是什么，他说带尾巴的就是灯塔喽。我如今懂得了在心里完成对话，不倾诉，也不需要回应，就像我站在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望着海，我跟他说话，也跟自己说话。

这里，我曾带你来看过。那是初夏，春季的雨雾还没被夏日烈焰驱散，不是最美的时候，而且那是阳光没有完全露出云层的沉闷发白的上午，但我还是无比喜悦，和你并排站在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望向同一片海。那一天，我想想，是我喜欢你的第二天，不敢想象我只经历了一个夜晚几乎无眠的煎熬，第二天便带你来看这片海了。现在仍然喜欢你，比那时的喜欢更多，但更轻松，也更自由——就像喜欢阳光，喜欢海一样，它们一直在，总会回来，我的自由是我可以自由地靠近，置身于光里，徜徉在海里。

眼前海如此广阔，孤独也如此广阔。以前这孤独对我来说几乎是危险的，我会为了摆脱它而去做很多事，去饮食，去社交，去看这世间别人的热闹等等，如今我是如此喜欢我的孤独，它是我最好的动力，在自身内完成一个世界。置身孤独让我与真实生活的事物相通，与这风，这阳光，这海，与我自己，与我心底最深的你。



古塔卧静波 (中国画) 许政泓

马年是我的本命年，祖父、父亲和我，都属马。

祖父1906年生人，属马，1930年生下我父亲，正好也属马。因家道中落，父亲读到初小后就跟祖父“跑单帮”养家糊口，16岁时进上海一家香料厂当学徒。父亲白天勤恳学生意，晚上爱看书学习。老板见我父亲勤快好学，相貌也不错，就把侄女介绍给他。父母婚后，1954年生下我，恰好也属马。

祖孙三代属马，真是罕见的巧事，个性却大有不同。祖父能说会道，待人热情，有人缘。一起吃饭时，祖父抿一口老酒后，就会念叨起当年贩鱼货接触三教九流的往事。祖父识字不多，道

理却懂得不少。他说过，无论做生意，还是做人，“三个识”蛮要紧：“一是眼前见识，就是要识时务。二是见貌辨识，就是要识人头。三是风云气识，就是要识大势。”他还常对人要有善心、做人要有良心。

他不善言辞，也不爱交际。

祖孙三代巧属马 程志忠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父亲工资较高，有142元，后来国家困难，他两次要求减工资，分别减到105元、95元。母亲每月给他的零用钱只有5元，他不抽烟不喝酒，5元钱都用不完，积存下来就悄悄贴补祖父母和家境贫困的姑母。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凭着自学，先后获得立信会计和华东化工学

采花、采茶、采莲，采雪、采光、采音……“采”，总是和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。采冰也是。冰之美，别具一格。采冰是东北地区的冬日盛事。

采冰在东北，是一项已经延续千年的悠久传统，其历史可追溯到金代。和冬捕有“冬捕节”“鱼把头”“头鱼”一样，采冰也有“采冰节”“冰把头”“头冰”。冬捕节有祭湖醒网、跳查玛舞、献哈达、饮壮行酒等传统仪式，采冰节则有插迎风旗、敲震天鼓、饮出征酒、在头冰上系红绸等传统仪式。

冬捕和采冰，场面皆盛大喧闹又充满神性，都是东北人对大自然的感恩和敬畏，也都是东北人对大自然的拥抱和热爱。

冰天雪地就是金山银山。近几年，冰雪旅游方兴未艾，东北的采冰不再只是一场延续千年的民俗，而是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无穷创意与无限生机。

采冰就是在冻到至少30厘米厚的冰河冰湖上，选取合适的冰面，提前画出棋盘格一样规整的直线，然后用电锯按线切割。冰面上附着薄薄一层积雪，电锯沿

线像一头铁牛轰鸣前行，雪粒和冰末像碎钻一样四处飞溅。切割后的冰面，并未完全断开，还需采冰工人站在冰上，用冰镩子对准切

## 采冰 易玲

割线用恰当的劲道砸开。好几个采冰工人站成一排，边铆足了劲断冰，边震天响喊着采冰号子：

“风吹那大雪天哪，采呀嘛采采冰啊！采冰的那个汉子，红呀嘛红脸膛啊！手里紧握那冰镩子啊，使呀嘛使劲抡哪！一镩砸它个冰花飞呀！二镩砸它个龙出水呀！三镩砸出个风雨顺呀！……”

马达声和号子声共同交织出一曲激昂振奋的冰河乐章。

切冰、断冰、捞冰有默契地分工进行，电锯、叉车、运冰车有序地协同作业，将一方方儿童床垫那么大的冰块，一一装上卡车运走。远远看去，河湖之上冰屑纷飞、车辆穿梭，工人们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能。寂静的冰河沸腾了，冻僵的热血沸腾了。

冰是大自然在冬天恩赐东北的号角。

从前到了年夜岁毕，传统的江南人家都要从轴箱里取出两种先祖的图轴来悬挂，以行祭祀怀念之礼，这两种图轴分别是喜神和代图。

我家即是非常传统的老苏州人家，家里客厅的天然几下就卧着一只很结实的大轴箱，平时我们很敬畏这口轴箱，总想象着内中藏着什么玄乎的物件，因为祖母时不时会指着轴箱说一句：“哎，我们家的历代祖先人都睡在轴箱里呢，都瞧着你们呢，期待你们读书读出头、书包翻身，你们小孩子要听话，要有出息，他们躺在轴箱里会宽慰、会笑呢。倘做了什么坏事，他们都知道哩……”祖母这么一说，我们都唯唯诺诺，平时规规矩矩，至少不去外面闯祸，瞅一眼轴箱就谨小慎微。祖母又说：“到了过年过节，轴箱里的喜神啊都会挂起来，与子孙后代面对面，接受子孙后代的供奉跪拜，你们等着这一天吧。”

这一天说到就到，那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。且说早时寻常百姓家在过年时节有两场祭奠仪式，可以用“公祭”和“家祭”来概括吧，前者俗称“过年”，祭的是天地神道，后者俗称“过节”，就是自家的祭奠

仪式啦。后来时风趋新就简，两者合并了，归结为大年三十祭祖和吃年夜饭。

祭祖仪式也称“祝飨”，更

## 喜神和代图

吴翼民

加贴切，有“伏惟尚飨”的意思，亦即燃香点烛焚化锡箔元宝，请历代的祖先先人前来享用丰盛的筵席，并奉上“盘缠零花钱”。然则“祝飨”的实情让人不明白，因为挂喜神和代图是在吃年夜饭之后，之前并不悬挂，只用燃香点烛表示他们前来赴宴。这样也好，因为如果图像早些挂起，整个气氛就不一样啦。

那时的“祝飨”，我家大厅摆了三桌半，正桌祭的是自家最正宗的祖先，另两桌分别祭的是堂亲和表亲包括远亲，半桌则祭的是历代的佣人。那可是泾渭分明，祖母会喃喃讲述这样的规矩，哪些是自家正宗血脉，自然是早逝的祖父和夭折的三叔以及祖父的父亲及祖父的祖父，祖母还很一本正经地告知我们后辈，她将来是要入正桌受祭的。我们想到将来祖母将入正桌享用酒席，不禁感到难过和唏嘘，希望她长命百岁。

院两张毕业证书。父亲是油脂厂的工程师，为了新产品的研发，常常住宿在厂里技术攻关，连年被评为先进。为了及时借鉴国际同类产品的经验，他50多岁时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科技英语。父亲平时节衣缩食，亲戚、友人来做客时却慷慨热情。我很盼望家里常来客人，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美味。

相对于祖父和父亲，我这“马”自叹没有祖父的口才和人缘，也没父亲钻研学问、技术的韧劲和自减工资的境界，但在诚意待人、乐于助人、看重良心等方面也向他们学到了不少。我也一直对儿子说：“肯帮人、讲良心的人，才会得到贵人相助！”

接下来的顺序是当香烛未熄之时，合家老小先男后女、按辈分大小分别跪拜祖先。在跪拜时，我不敢马虎也不敢抬头观望，怕的是会夜间做噩梦。二哥告诉我一个秘密，说是此时头上顶一只畚箕，就什么都能见到。他这么一说，我连畚箕也不敢瞪上一眼，真怕看到祖先们在举杯豪饮，在划拳嚷嚷哩。

及至香烛熄灭，就开始焚化锡箔元宝。父亲他们在一只矮灰缸焚化锡箔元宝，祖母则在一旁高声呼喊：“某某先祖骑马一路走好啊，某某女眷乘轿一路走好啊……”当时都能叫出名儿，我也能记得一二，现在统统忘了个干净。也亏得祖母好记性，叫得甚是顺溜呢。

祖母的记性也真灵，其后当喜神和代图在客厅和厢房里次第悬挂起来，她都能指着图轴上的人头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儿呢。

且说年夜饭毕，父亲和伯父叔父开始净手悬挂喜神及代图，分门别类把客厅和厢房挂得满满当当，无疑早夭的祖父和三叔的喜神挂在客厅正中。我印象中祖父穿的清朝的官服，顶戴花翎，据说是三品官衔。但祖父从没做过官，只是银楼的柜员而已。但那时再破落人家只要人没了，都会请画师画一轴官服的喜神，对门开黄包车行的袁家，老爹去世后照样画了个三品大员。祖母不仅能讲出大多先祖的来龙去脉，还能据着代图讲出一代又一代人的姓名和故事经纬。最早能讲清咸丰年间的人物脉络，譬如先祖中有一对咸丰年间的兄弟，哥哥是豪绅，弟弟投了“长毛”（太平军），结果哥哥被抄家，被押解刑场处斩，那处斩他的即是嫡亲弟弟，一路上断命号吹得分外凄厉。很传奇，也很恐怖，但祖母讲得绘声绘色，年幼的我听得汗毛凛凛。